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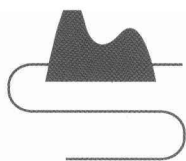
唐宋诗序跋研究

任文京 著

TANGSONGSHI
XUBA YANJIU



人 民 出 版 社



唐宋诗序跋研究

任文京 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冯 瑶

装帧设计:汪 阳

责任校对: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序跋研究/任文京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
ISBN 978-7-01-015691-0

I. ①唐… II. ①任… III. ①唐诗-序跋-文学研究
②宋诗-序跋-文学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4558 号

唐宋诗序跋研究

TANGSONGSHI XUBA YANJIU

任文京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保定北方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5.375

字数:358 千字

ISBN 978-7-01-015691-0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诗歌的序和跋,在文体上属于散文范畴,把散文与诗歌结合起来,用两种文体表达同一个主题,这在古人的创作中,是一个很奇妙的组合。诗歌序跋自汉代以来,其作用越来越受到诗人的重视,至唐宋时期,诗歌创作与序跋几乎密不可分。这不仅表现在诗歌序跋的数量增加,篇幅增长,更重要的是内容丰厚,艺术性提高,文学色彩越来越浓。

唐代以前,选家对诗文之前的序是比较重视的。如萧统编《文选》,不仅收诗之序,也收赋、辞、铭、诔之序。徐陵编《玉台新咏》,也收入十篇诗序。唐代选家也重视诗序,如韦庄《又玄集》收高适《燕歌行》序、元稹《望云骅马》序;韦穀《才调集》收白居易《秦中吟》序、温庭筠《张静婉采莲曲》序、顾况《悲歌六首》序等。后代选家,渐不重视诗歌序跋。如明代王夫之《唐诗评选》,将高适《燕歌行》序、李华《云母泉》序等弃而不收。清代选家如王尧衢《唐诗合解笺注》,也选诗不收序。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未收骆宾王《在狱咏蝉》之序、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之序等。可见,古代诗歌经典选本亦有遗珠之憾。当代一些著名的唐宋诗选本,因对序跋不重视,也将其省略不选,甚至不作说明,令初学者以为该诗根本就无序无跋。如骆宾王《在狱咏蝉并序》,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余冠英《唐诗选》均选诗不选序,前二书未做任何说明,余冠英《唐诗选》于诗后有

一注释曰：“序较长，今不录。”将序看得无关紧要，可有可无。选诗而省略序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破坏了诗歌的整体性，遮蔽了诗人要传达给读者的一部分信息。这种做法等于随意去掉了诗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提供给读者的是有缺漏的作品。诗人写序跋自有用意，后人应当给予尊重，保留原貌，不可随意将其删去。唐宋散文选本，选诗歌序跋的也很少，有的根本未考虑序跋。近人高步瀛编《唐宋文举要》，只选了唐代苏源明《秋夜小洞庭离宴序》、杨炯《群官寻杨隐居诗序》、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诗序》三篇诗序，宋代的诗歌序跋则一篇未选。人民文学版《宋文选》（1980年版）除了选文天祥《正气歌》之序，其他诗歌序跋则一概未选。今人陈尚君选注的《唐文》（河北教育2000年版）除收入上述三篇唐诗序，又增选王勃《滕王阁诗序》、梁肃《周公瑾墓下诗序》、柳宗元《愚溪诗序》三篇，数量是比较多的，显示出选者对诗歌序跋的重视。

序跋有书籍序跋和诗文序跋两种。书籍序跋之所以受人重视，因为它是解读书籍的钥匙。王力在《谈谈怎样读书》一文中说，读书“首先应读书的序例，即序文和凡例。过去我们有个坏习惯，以为看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其实序例里有很多好东西。序例常常讲到写书的纲领、目的。替别人作序的，还讲书的优点”。钱仲联《历代别集序跋综录》、祝尚书《宋集序跋汇编》，都是收集整理书籍序跋之作。钱仲联谈到序跋重要性时说：“昔无锡钱基博先生示人读古诗之方，应先读其书之序跋（含作者自序及他人所作序跋），如此则可在通读全书之前，洞悉其书之内涵，作者为书之宗旨，当时及后代对其书之评鉴。因古书序跋之作者，往往为至高成就之人，具深邃之学识，文坛有一定之声誉，尤其是别集类之序跋，用途更大，持较读一般文学史，其弋猎所获，何啻倍

蓂!盖别集数量浩繁,治古代文学史者,读别集序跋,基本上可达到此要求。”^①对序跋的作用和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

诗歌序跋与书籍序跋一样,也是解读诗歌的钥匙。诗歌序跋不受重视,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一、与书籍序跋比较,诗歌序跋写法随意,长短不一,不像书籍序跋重理论特色和导读功用。故古人读书重书籍序跋,而对于书籍之中单篇作品之序跋,往往认为不能与书籍序跋相提并论,重视程度不够。二、诗歌与序跋,诗歌当然是主体,附于前后的序和跋是为诗歌服务的。序在诗歌前交代背景以及写作缘由,跋在诗歌后作补充或说明,主体还是诗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诗歌成就应该大于诗歌序跋成就,这是正常的现象。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形成了重视主体而轻视附属的观念,认为诗歌序跋属于雕虫小技,无足轻重。三、重视诗歌而轻视序跋,还由于对文体存有尊卑观念。在古代,诗歌是正统的,对于文学作品的文体而言,诗歌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文体。当然,后来出现赋、骈文、散文、小说等,但诗歌一直是文人抒情的主要文体。至于其他的序、跋、颂、赞以及应用文体如疏、表、状,更不能与诗歌相比。所以,在选家看来,诗歌选本以诗为主,序跋自然就容易被忽略。四、文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有联系和影响的,一种文体的发展,固然有这种文体内在的演变规律,但它还受到其他文体的影响。^②文体之间的这种联系和影响,在诗歌与序跋的关系中能够

^① 钱仲联主编《历代别集序跋综录·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重视诗歌与其他文体相互影响的研究工作,如余恕诚、吴怀东《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中华书局2012年版)、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对于研究诗歌序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很清楚地体现出来。如果看不到文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就会忽视诗歌序跋的意义和作用,当然就重诗歌而轻序跋了。

选家选诗而省略序跋,毕竟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但研究唐宋诗歌或散文,忽略序跋的价值,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其实,古代有些学者选诗,或整理诗人别集,已经注意到序跋的价值。如钟惺、谭元春编《唐诗归》,虽然有些诗序遗漏未收,但钟惺、谭元春对所收诗序多有精彩评论,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够。如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序》,钟惺评其序曰:“若不作诗,此序已是一绝妙题名矣。”元结《与襄溪邻里序》,钟惺评其序云:“好心肠,君子于乡人,不可一日忘此念。”又元结《刘侍御月夜宴会序》,钟惺、谭元春不仅随序文有五处评点,而且钟惺在序后又评曰:“读此序,及春陵诸作,此公经济文章,皆生于一情字。”所评皆画龙点睛,绝妙精彩。又骆宾王《在狱咏蝉并序》,钟惺、谭元春对诗序有三处八十字随文评论,令人击节赞叹。明代王衡批释《唐骆先生集》,收录骆宾王诗序十一篇,其中对九篇有精彩评论,可见王衡对诗歌序跋之重视。而今天唐宋诗歌研究,仍存在或对序跋视而不见、或将其边缘化的现象,对诗歌序跋的价值和意义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唐诗序跋几百篇,虽有专文论述,仍欠深入开掘;而宋诗序跋有数千篇,至今尚未见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诗歌序跋分为诗人自己写序跋和他人写序跋两种。自己写序跋,往往交代背景和缘由,以使读者更好更准确理解作品,不致造成误解。如高适诗序,多交代作诗时间,如《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序》为“乙亥岁”,《三君咏序》为“开元中”,《宓公琴台序》为“甲申岁”,《燕歌行序》为“开元二十六年”,《信安王幕府诗序》为“开元二十年”,《李云南征蛮诗序》为“天宝十一载”。元结的诗序中,也多记作诗时间。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记载更

是详细,“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这样的记载,不仅有利于诗歌编年,也有助于了解诗人当时详细情况,加深对诗歌的理解。他人所写序跋,或是诗人请求朋友、师长而写,或是请社会名流贤达而写,其意在求取他人对自己诗歌的肯定,利于传播,扩大影响。

序跋与诗歌共同表述一个主题,因为文体的不同,诗歌中不便于表达的,往往移之于序跋。所谓不便于表达,有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讲究精炼含蓄,为了更好地让读者理解,需要在序跋中用通俗易懂的散文体加以补充,可称之为以序跋解诗,或以序跋证诗。这样的序跋,往往丰富诗歌的内涵。理解诗歌借助于序跋,文体作用互借。诗歌留不尽之意,序跋则交代清楚,如此才不会造成误读、曲解。李商隐之诗难解,内容含蓄固然是一说,但无序交代、无跋补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样,陈子昂的《观荆玉篇并序》,若无序,单看八句诗,也感觉很突兀,有不知所云之感。二是诗歌讲究平仄、句法、韵律,有些写作手法并不适合于诗,如人物对话、场面描写等,序跋则可以完成。如张祜《孟才人叹》之序、沈亚之《梦挽秦弄玉》之序等。当然,有时序跋简略而诗歌详尽,这种情形,诗歌一般是古体诗或叙事诗。其实,在多数情况下,诗歌与序跋都是互补的。理解诗歌,可以借助于序跋,理解序跋,又可以借助于诗歌。这可以称之为读序跋解诗,或读诗解序跋。如骆宾王《在狱咏蝉并序》,其序对解诗就大有裨益;高适《燕歌行》序简略,但诗歌叙述详细,高适所思所感俱在诗中反映,从而也照应了诗序,为序文中“感征戍之事”作了详细解说。

唐宋诗歌序跋的内容非常广泛,诗歌涉及的题材,序跋几乎也都涉及到。国家大事、民族危难、为政之理、儒道禅宗、山水田园、生活情趣、奇闻异事,在诗歌序跋中都有反映。这就为读者深度解读诗歌、了解诗人心灵情感等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诗歌相比,序跋

的分布有些散,但如果把它们连缀起来,那就像一串珍珠一样,异彩纷呈。唐宋诗序跋既有长篇,也有短制,大多笔墨酣畅,挥洒自如,诗情画意,引人入胜,哲思妙理,一出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序跋多用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手法,记叙则结构完整,层次清楚;抒情则真实生动,畅快淋漓;描写则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议论则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唐宋诗序跋有许多美文,寥寥几笔,形神兼备,尺幅千里,意境悠远,充分展现了诗歌序跋的独特风采。如宋代王之望《留题修觉山绝胜亭》序曰:“余昔于岷首壁间见一蜀中监司题字云:景物似新津之修觉。今登绝胜亭,徘徊久之,亭似恨偏,江似恨小,而杂平远,似恨不甚广。转至寺三门西望,邛江颇阔,眼界益宽。”^①先写亭恨偏,江恨小,有山穷水尽之感,最后三句,令人豁然开朗,有柳暗花明之叹。一篇六十五字的小序,写得竟波澜曲折,如此清新可爱。又如宋代卢襄《接山堂》序曰:“予尝爱晋人吏隐多在会稽,而王子猷冒雪访戴,尤为一时胜事。予以捕寇过剡,时方大雪初霁,山流暴涨,桥断不可行,遂登鹿苑寺,凭栏四瞰,便觉溪山来相映发,岂真中令当日应接不暇耶。”^②序文先说晋代王徽之弃官归会稽,雪夜乘船访戴逵于剡,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诗人过剡,恰逢大雪初霁,登高俯视,但见银装素裹,美不胜收。其感觉正如王献之所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宋代文人的晋代情结,于此可见一斑。类似这样的美文佳作,在唐宋诗序跋中不胜枚举。

本书研究诗歌序跋,从文献查找统计入手。唐代以前以《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今人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

① 《全宋诗》第3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03页。

② 《全宋诗》第2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19页。

晋南北朝诗》为基本文献,唐代以《全唐诗》、《全唐文》以及今人整理《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为基本文献,宋代以今人整理《全宋诗》为基本文献,旁涉《全宋文》等。对所有序跋逐一按诗人和时代统计整理,再按序跋种类、内容等分类,以求既能宏观把握,又能微观审视。序跋名篇众多,不能一一举例,有个别序跋在不同章节两次引用,是为了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并非简单重复。《全宋文》卷帙浩繁,故“唐宋诗序跋研究与文献整理”一章,主要以唐诗序跋为主,兼涉宋诗序跋。总之,整理唐宋诗歌序跋,不仅为深入研究唐宋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对于研究唐宋时期诗歌发展史、散文发展史,以及文体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也将有重要助益。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2013年项目结项后,笔者对原稿进行了几次修改,并对引文逐条核校。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詹福瑞老师、刘玉凯老师指教,出版过程中人民出版社孙兴民先生给予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诗歌序跋概说	1
第一节 诗歌序跋简介	1
第二节 序跋与诗歌之关系	8
第二章 汉代至宋代诗歌序跋的发展演变	20
第一节 汉魏晋诗歌序跋概貌	20
第二节 南北朝诗歌序跋概貌	37
第三节 唐代诗歌序跋概貌	42
第四节 宋代诗歌序跋概貌	52
第三章 唐宋诗序跋的种类	71
第一节 序跋的写作时间	71
第二节 序跋的作者	80
第三节 序跋的文体	86
第四节 单序跋与多序跋	97
第五节 暗序与序跋加注	111

第四章 唐宋诗序跋的基本功能	118
第一节 序跋附属作用及其与诗歌的互补关系	118
第二节 序跋功能之一——交代诗歌背景	124
第三节 序跋功能之二——描写人物、事件、场面、语言 ...	132
第四节 序跋功能之三——阐发哲理	145
第五章 唐宋诗序跋的内容(上)	155
第一节 关心国事民生 论述为政之道	155
第二节 抒发爱国情怀 弘扬民族气节	181
第三节 宣扬伦理教化 传授修身之道	197
第四节 抒发雅洁志趣和高尚情操	212
第五节 反映佛家、道家思想	231
第六章 唐宋诗序跋的内容(下)	249
第一节 宴饮唱和与酬答赠别	249
第二节 悼念逝者 寄托哀思	259
第三节 描写山水田园风光	276
第四节 唐宋诗序跋的其他内容	290
第七章 唐宋诗序跋的艺术成就	306
第一节 序跋对表达方式的精彩运用	306
第二节 序跋的文学艺术价值	338
第三节 诗歌序跋与散文的相互影响	359
第八章 其他文体对诗歌序跋的影响	370
第一节 骈文和散文对序跋的影响	370

第二节 奏疏等应用文体对序跋的影响	389
第三节 小说、讲史话本等对序跋的影响	398
 第九章 唐宋诗序跋中的文论	411
第一节 唐诗序跋中的文论	411
第二节 宋诗序跋中的文论	420
 第十章 唐宋诗序跋研究与文献整理	439
第一节 诗歌与序跋分离	440
第二节 不同版本的序跋内容差异	450
第三节 诗歌与序跋关系的其他情况	461
 主要参考文献	467

第一章 诗歌序跋概说

第一节 诗歌序跋简介

序作为一种文体,是放在书籍正文或单篇诗文之前的说明性文字。书籍正文前面的序如《毛诗序》、《春秋左传序》等。放在书籍正文后面的文字称为跋。书籍的序和跋不属于正文,在书中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作用是对正文进行提示和导读,如果是他人写的序,则又有评价该书的作用。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对“序”的解释是:

《尔雅》云:“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东莱云:“凡序文集,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①

大致说明了序的缘起和作用。所谓大序,即指《毛诗》的大序,是“国风”首篇《关雎》题目下的一篇序言。大序首先阐明诗歌言志

^①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2页。

抒情的特征以及诗歌与音乐、舞蹈的相互关系,次言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最后提出“六义”说,即风、雅、颂、赋、比、兴。大序虽放在《关雎》题目之下,但不是这首诗的序,而是对《诗经》全部篇目而言,是一个总纲。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对“序”的解释是:

按《尔雅》云:“序,叙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又谓之大序,则对小序而言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宋真氏尝分列于《正宗》之编,故今仿其例而辨之。其序事又有正、变二体(系以诗者为变体)。其题曰某序,曰序某;字或作序,或作叙,惟作者随意而命之,无异议也。^①

按徐氏所言,“序”与“叙”是相同的,其变体则是移至单篇诗文前之序。徐氏将序又分为大序和小序,他对“小序”的解释是:

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对大序而名之也。汉班固云:“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②

按此说,篇章之前说明性文字皆为小序,包括赋、辞、赞、文、志、碑等其他文体前的说明性文字,并不仅仅局限于诗歌,而且这些文体之序早期多于诗歌之序。

①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4页。

②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4页。

最早的单篇文章之序,应该是战国时期宋玉的赋序。萧统《文选》收录有宋玉《高唐赋并序》、《神女赋并序》、《登徒子好色赋并序》,三篇序都比较长。至汉代,各种文章的序就多了,如扬雄的《甘泉赋并序》、夏侯孝若《东方朔画赞并序》、王子渊《四子讲德论并序》、班固《封燕山铭并序》、蔡邕《郭有道碑文并序》等等。这些文章之序主要功能是交代写作缘由和背景,为理解正文起到导读、引领作用。如“竹林七贤”之一向秀的《思旧赋并序》,因为当时政治环境严酷,向秀在赋中许多话不能说,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词义显得非常隐微,这样,就有赋之前的小序交代写作缘由,申明主旨。序也可以用于史书,如司马迁《史记》,有的列传和世家之前有序,说明其写作原因,或作总括性介绍,如《外戚世家序》、《酷吏列传序》、《游侠列传序》、《货殖列传序》等。试举一例,《酷吏列传序》曰: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①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31页。

司马迁在列传前的序中先表明自己的观点,主张治理国家要用道德来教育人,反对用严刑酷法来制约人,然后才一一为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等人立传。上举《史记》各序文,均是古文名篇,被清初吴楚才、吴调侯收入《古文观止》。东汉班固《汉书》也仿《史记》体例,在一些传记之前加序。如《儒林传序》、《货殖传序》等,其《汉书·酷吏传》前面之序基本袭用《史记·酷吏列传》序。

序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即对文章中一类相对独立的问题进行总结性说明。明代谭元春在《唐诗归》卢鸿《草堂有序》下评曰:“先言草堂所贵,后言及靡者居之云云。不加一语即接词曰字,用笔奥甚。后数小序,其妙俱在此法,从班固《艺文志》诸序来。”^①谭元春此处所言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序,即是指《汉书·艺文志》第十介绍《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等古代典籍之后的说明性文字。例如在《乐》部分列举六家之后曰: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

①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